

加州 94309

求學

求心

文／黃淑珊

念女拔萃時喜歡寫中文周記，在史丹福大學時用英文寫過小說，畢業回港工作曾貿然辭職躲於家中一年，寫成《佐敦道一號》，於〇五年獲青年文學獎散文冠軍。同年在中文大學翻譯系取得碩士，現任教於中文大學。曾發表散文有《紅箋小字》、《夢話巴黎》、《十年同遊》。

編按：寫「加州 94309」系列時，愈寫愈 nostalgic，像是回到舊時在史丹福校園騎着單車上課下課的日子，彷彿看到加州陽光下同學的一張張笑臉，想到有些已不在了，黯嘆逝者如斯。

到達美國第一個印象是大，什麼都大。從機場到學校那條高速公路上，浩浩蕩蕩十條行車線的車湧湧往返，絡繹不絕，身在其中像乘着巨龍翻騰。公路以外一望無際的廣漠，沒有高山，沒有高樓，更顯出天高地大，大得要把眼睛睜大一點才能看盡，真的眼界大開。打開車窗吹風，撲鼻而來是加州沙漠的乾燥、烈日的暑熱夾雜着野草清香的氣味。看前路滾滾，天大地闊，起初有一絲惶恐，但深呼吸一口，原來無比暢快。

從前不知天高地厚，來到美國念書才發現，藍天不是重重摩天大樓、行人天橋和雙層巴士你爭我奪後剩下的一個小方塊，而是頭上一片延綿八方，遼遠無垠的祥和。萬里無雲的日子，抬頭看天便明白，這片蔚藍比時間更古老恆久，也許是神，也許是道。一次從拉斯維加斯開車回史丹福，深夜駛過一大片漆黑荒蕪，只有夜空清澈，繁星流轉，那美不是可以框起來掛在畫廊欣賞那種馴良的美。那美冰冷無情，力大無窮，高高在上，令人覺得渺小卑微，生起敬畏之心。

站在加州的海岸眺望太平洋，完全看不着邊際。當視線一直伸延至海洋消失那點，便了解航海家和探險家不甘於小、不斷求大的野心。五年留學生涯，像小鳥出樊籠，來到大世界，找到了展翅的空間，飛翔的風，探索的天地。地大天高，呼喚你往前跑，引領你向上飛。看過大千世界，就不懂得自滿了。最重要的是，體會過大，日後無論身處怎樣的困局，心靈也是自由的。

* * * * *

史丹福的校園佔地很大，甚至有個十八洞的哥爾夫球場。校園裏有很多樹，很多草地，草地上時常有人打排球、曬太陽，加上校園西班牙式的建築，難怪一位朋友來看我的時候說：「怎麼你學校像一個郊野公園？」她說得不錯，史丹福校園本來是史丹福夫婦擁有的農地，當他們的獨生子十五歲那年因病去世之後，他們決定在這片大地上建美國西岸第一所大學，紀念愛兒，也恩澤加州的兒女。至今，校園仍有一個農場，養牛養馬，學校也暱稱 The Farm，吉祥物是一棵大樹。在校園看到松鼠一點也不奇怪，有一點可惡的是，不時會受到臭鼬鼠襲擊，而牠的武器當然就是那股強烈刺鼻而且久久不散的臭味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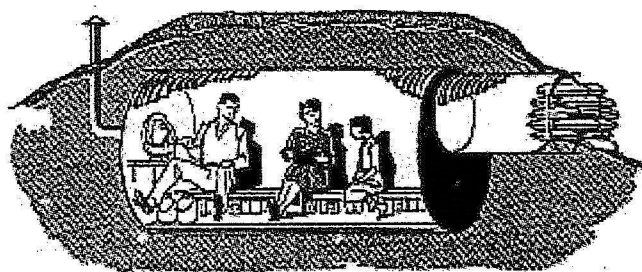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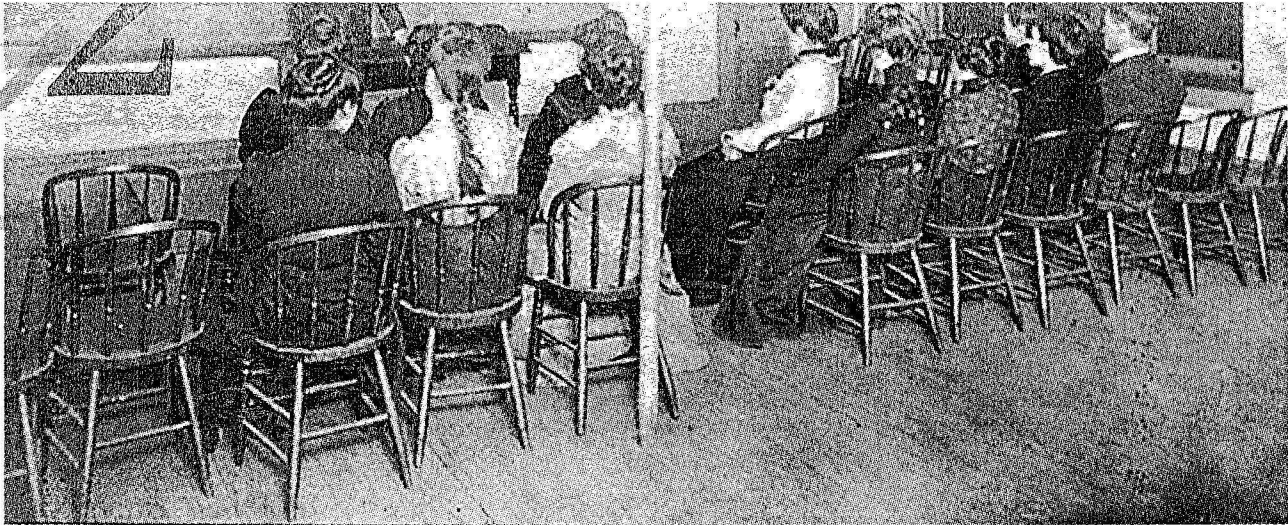
加州盛產燦爛的陽光。九月開學，晴空逸朗，葉綠花紅，校園滿地金光，到處都是友善和朝氣勃勃的臉孔，叫人以為來到世外桃源。因為校園實在很大，有一輛單車比較方便，所以開學第一件事情便是去買單車。那時心情興奮，挑了一輛不便宜的單車，洋洋得意騎回宿舍，還

ALL STANFORD MAIL PATRONS

IF YOUR ADDRESS IS A POST OFFICE BOX, YOUR ZIP CODE IS 94309.

ALL OTHER ADDRESSES, YOUR ZIP CODE IS 94305.

2008.08.31



在附近兜了幾個圈，才依依不捨鎖起車子去吃飯。

在飯堂吃完晚飯回來，單車竟然不見了！我不能想信自己的眼睛，明明在這裏的，怎麼沒有了？明明前一分鐘還在騎它兜圈，怎麼消失了？但是事實擺在眼前，我的新單車還未騎二十分鐘便沒有了。一定是我沒有把車子跟架子鎖在一起，人家舉手就把它鈎去了。我氣昏了，師姐師兄前來安慰，說這種事情天天發生，若未被偷過單車，根本不算念過史丹福。

後來證實師姐師兄沒有騙我，我每個騎單車的同學都被偷過單車：一直小心提防的，也會臨畢業遭殃；就算車子連架一起鎖，也會被偷掉車輪；一而再，再而三被偷車的也大有人在；有人寧願每天把單車扛回房間；有人單車被偷後，一怒之下決定從此走路。

原來史丹福位於的Palo Alto市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住在隔壁，叫East Palo Alto，一直飽受貧窮和罪惡困擾。弟弟走投無路只好打這個富裕哥哥的主意，而分隔天堂與地獄、希望和絕望的只是一段101高速公路。着重學以致用、回饋社會的史丹福學者和學生，都努力為公路以東的鄰居尋求出路。例如實習老師便都是派到East Palo Alto的學校，為最被忽略的一群服務，打開知識之門，鼓勵青少年努力向上。

比起那些繽紛熱鬧的迎生活動和各樣的口號，這次偷單車的遭遇是最響亮的一句Welcome to Stanford。念大學的意義，求知識的目的，就在那段101高速公路分水嶺上。

後來我去了一間實惠的店子，買了全店最便宜的一輛單車。因為上次的遺憾，我更加小心，更加珍惜。每次早上到單車架取車，看見它安靜地待在那兒，有時一身霧水，有時曬得燙手，我都暗地感恩。出發了！我們便上課去。現在回想，但願只陪伴了我二十分鐘的那輛單車，也載過後來的主人走過一段期待般般的路。

* * * * *

當時史丹福的本科生課程除了主修、副修的課，還訂了九個分佈要求(distribution requirements)，把知識分佈九個類別，每類知識我們最少要上一門課。因此文人也要去學數學、物理和工程，而電腦奇才也迫着要看幾本珍奧斯汀、學一點女性主義。我的數學其實不錯的，念微積分竟然拿了個A-；我發現數學跟詩歌一樣，講求美和對稱，用簡單優美的結構表達複雜深遠的事情。我上的物理課叫做「詩人的物理學」(Physics for Poets)，從穿梭機升空所需的引力講到大教堂支架的建築原理，那些方程式忘得一乾二淨了，只記得科學家那種與天比高的遠大志向。

工程學那門課，主要是讓我們這些門外漢明白完成一項工程所需的計劃、合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。其中一份功課是要我們兩人一組去量度工程大樓外那棵樹的高度。重點不是答案，而是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方法。我們去實地觀察，那位聰明的同學，立刻想到很多方法，用影子，用角度，做對比。

問我意見，我半開玩笑說：請一隻小松鼠替我們拉一把軟尺上樹頂不就可以了嗎？把他笑死了，但有那麼一刻我好像看見他在找松鼠。

通識課的重頭戲是為期一年的「文化、價值、理念」課(Cultures, Values, Ideas)，是大一必修的，功課重而且要求高。課程向學生灌輸世界文化歷史的基本知識，讓學生明白人類從何而來，往哪兒去。我選的課着重文哲與藝術，從古希臘一直講到畢加索，從印加文明講到王陽明。那個教孔孟老莊的助教，金色的髮髻，藍色的眼睛，說一口標準的國語，講中國哲學如數家珍，就一個「仁」字也講了兩堂，令我身為中國人慚愧不已。

這些通識課，為腦袋打開了很多戶窗子，引進知識的陽光，開拓求學之道。美國大學的制度，鼓勵學生發掘自己的興趣，多上一些不同學系的課，所以學生可以隨意轉系，只要學分符合那個學科的要求就可以畢業。你喜歡又有能力的話，到大四才轉科也可以。每學期選科的時候，我都會一頁一頁翻閱課程目錄，看到那麼多專科，那麼多有趣的課，才明白什麼叫做學海無涯；在大學書店買課本，也瀏覽其他科目的書，淹沒在書海中，始知以有涯隨無涯的殆；那時我常常從圖書館一棟一棟的書借回宿舍做功課，背着那些書，有點像銜石頭的精衛。

上課學到最重要的不是知識，而是怎樣做學問。教授說過什麼已忘得七七八八，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對教學的熱誠和對學問的尊重。我記得一個冬天早上，下着冷雨，天寒地濕，我穿了雨衣也還是淋濕，冷得發抖。課室有暖氣，所以走進課室好像走進避難所，覺得舒服安全。這時教授一手拿着他殘破的公事包，一手拿着雨傘走進來。他的大衣濕透了，頭髮也亂了，有點狼狽，但他脫掉大衣，拿出講義，二話不說就開始講課。這個陰沉濕凍的早上，這一課英國現代主義聽得特別感動。原來當有人覺得，把他的知識傳授給你是不許耽誤的重任，當有人如此重視你的學習，感覺那麼幸福，那麼溫暖。

書看得愈多，愈看得見自己的無知；小知識愈多，愈尊崇大智慧的境界。人應該怎樣詮釋這個多變的世界？怎樣尋找自己的駐足處？大學教育沒有提供答案，只是教你駕雲梯的方法，讓你天空海闊自己去找。